



林章珍高中畢業照。

前段時間，我把回國後獲得的各項榮譽證書都整理出來，讓孩子們掃描存檔。希望他們有朝一日去印尼時，能替我到父母的墳前，告訴他們，回國的這些年，我盡力了，希望他們以我為傲，不後悔當初送我回來……

1937年，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。那一年，我出生在印尼雅加達。日寇的鐵蹄同樣踏上了印尼的土地，在戰火硝煙和頭頂的轟炸機聲中，我度過了童年時光。

我的父親叫林金釵，他在13歲的時候跟隨我奶奶一起前往印尼生活。雖然在印尼成家立業，但他仍然心系祖國。“九·一八”事變後，他積極參加印尼的華僑救國組織，捐獻錢物，支援祖國軍民抗戰。

在父親的安排下，我的小學在新華小學度過，高中在巴城中學。巴城中學，我們都叫它“巴中”，由印尼華僑團體創辦，目的是讓華僑的後代均能接受華文教育。當時，巴中和另外一所華中，都是非常進步的學校。回國後，我偶爾還會遇到巴中校友，大家無論在哪裏相遇，都特別親切。

1949年，獲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父親十分高興。有一年正逢國慶節，父親特意在印尼的家門口挂上了一面紅旗，表達喜悅之情。沒想到，印尼的憲兵隊看到了這面紅旗，闖進我們家，說不允許懸掛五星紅旗，勒令我們收起來。當時，父親已出門辦事，母親獨自一人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在家中，她告訴憲兵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，是我父親掛的祖國的旗幟，能不能等我父親回來再收。憲兵們不同意。幼小的我，在惶恐與害怕中，看着母親一邊流淚，一邊收起了那面五星紅旗。父親回來得知後，連連嘆氣。

那面五星紅旗雖然被收起來，卻

林章珍，印尼歸僑，現年85歲，退休前任職于廈門市思明區政協。

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：我的祖國是紅色中國。

## 二

1950年，中國和印尼正式建交。周恩來、宋慶齡、王光美等國家領導人先後訪問印尼，我都特意約同學一起去歡迎來自中國的代表。

上世紀50年代的某一個中國國慶節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舉辦國慶晚宴，招待各國駐印尼大使。招待會需要一些工作人員，為此，大使館專門到我們中學選人，直接選中了我和幾個同學。我想，參加這麼高規格的接待任務，使館都沒有對我進行審核，是因為大使館和學校都知道，在父親的帶領下，我們一家都十分愛國。

到了使館，我們接受了一些簡單培訓，比如禮節以及注意事項等。印象最深的是，當時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特意交代我們，希望我們好好學習，等到中學畢業後，能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。

1957年，父親送別林章珍回國。



1987年，父母親回國探親時照的全家福。



## 一面五星紅旗

林章珍 / 口述 許丹 / 撰文

廈門同安任職期間工作照。



那一次的國慶晚宴是自助餐會的形式，我第一次看到又大又漂亮的廣東潮汕柑橘和又紅又圓的山東蘋果，還有貴州的茅臺酒等，客人們都很高興。我以前只在書上看到中國的哪個省出產什麼東西，那次親眼看到，就覺得果然名不虛傳，祖國的特產能拿得

出手。宴席後，使館請貴賓們一起觀看了電影《白毛女》。

其實，不祇是大使先生希望我們學成回國參加祖國建設，我的父親也是這麼想的。他時常告訴我們幾個孩子，他會培養我們讀完高中，然後希望我們能回中國。

## 三

1957年，我回國了。我還記得那是6月3日，父親一早送我去學校，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乘坐下午的船回國。沒想到那天下午，父親放下忙碌的工作，專程到碼頭送我。船漸行漸遠，父親的身影越來越小……揮別父親後，我心中對親人的不捨很快就因回國的熱情、對未來的期盼而消散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我母親不捨得也不放心我獨自回國，整整哭了一個星期。

經過7天7夜的海上航行，6月10日，我終於回到日思夜想的中國。後來，我的弟弟妹妹們也被父親陸續送回國。一個妹妹是1959年回來，後來學城市設計，畢業後留在廈門參與城市建設；一個弟弟高中還沒畢業就被送回來，他去了貴州，在當地也表現很好。祇是這幾年，他們都陸續離開了人世。

雖然父親早就下決心要把我們一個個送回國，但作為父親，他仍然擔心我們的生活。所以，在我回國前，父親特意為我準備了一臺萊卡相機、一架手風琴、一臺縫紉機、一輛自行車和一些橡膠半成品。他說，一個人在外，讀書要交學費，家裏不一定能及時匯錢，就把這些東西賣了換錢。我為了讀書、維持生計，先後變賣了相機、橡膠

和手風琴，自行車後來被盜了，但至今仍保留着縫紉機。一方面，這寄托着親人對我的愛和我對他們的思念；另一方面，我可以用來做衣服，貼補家用。

我變賣了從印尼帶回國的東西，但從未向父親訴過苦。所以，父親一直以為我們在國內生活得不錯。直到他遇到從國內回到印尼的我的同學，才得知我們正在經歷困難，趕忙寄了一箱餅乾到妹妹就讀的學校。祇是當時我正在福州，待我回廈門，和妹妹從倉庫裏找到餅乾時，包裝雖然完好，裏面卻已經空了，餅乾都被蟲吃光了。

## 四

剛回國的時候，正好國內在組織高考，毫無準備的我也參加了。當然，沒有考好，我就到北京讀了一年華僑補習學校。在北京那一年，天氣太冷了，長期生活在東南亞地區的我很不習慣。所以，第二年高考，我參加了華南區的考試，我要考回福建。當時高考不是全國統一試卷的，是分華北、華東、華南等區。我不懂要選擇什麼專業，哪所學校好，就隨意填，竟順利考進了福建農學院（現福建農林大學）。

畢業後，我被分配到廈門同安農業局。之後在同安縣政府工作，區劃調整後，又到思明區工作。無論在哪裏工作，也無論是本職或社會工作，我都盡心盡力。其中，作為歸僑，我也為僑做了一些工作，例如和同事一起推動同安區僑聯大廈建成、引進僑資捐建3所學校、為致公黨和僑聯推薦優秀人才……

兒時的一面五星紅旗，在我心中種下了一顆紅色種子。無數像我一樣的海游子，懷揣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，義無反顧地回到祖國，為國家建設揮灑熱血，奉獻青春。時間一晃，我也已經回來65年了，見證了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富強，人民的生活越來越好。

無法承歡父母膝下，是我最大的憾事。但是，我已盡力了，沒有辜負他們的期望。前段時間，我整理出過去獲得的各項榮譽證書，讓孩子們幫忙掃描存檔，希望他們將來能替我帶到父母的墳前，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。我也沒想到，孩子們看到那些證書，都覺得很新鮮，說他們從來不知道我做的事。

如今，回憶這些往事，祇希望我的子孫們多了解一些我們那個年代的理想和信念。我們常說要弘揚華僑精神，其實，華僑精神並沒有多遙遠，就是一代代海外僑胞對祖國的愛，這份愛無關物質，簡單而純粹。

## 福州白眉村打造僑批網紅文創基地



福州市馬尾區亭江鎮白眉村在2021年設立福州市首個民辦僑批博物館，館內珍藏1300多件僑批，充分展現僑鄉文化特色，記錄海外僑胞的艱辛創業史和濃厚的家國情懷。依托獨特的“記憶遺產”，白眉村僑批網紅文創基地正在加快打

(付偉彤 圖/文)

